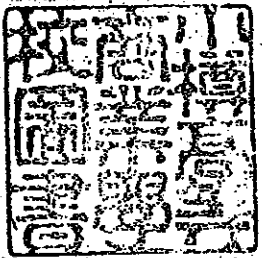


小樽高等商業學校			
圖書館			
總			九
一		壹	門
二		叁	三
九			部
號	冊	號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一

南京揀江都御史嘉善丁賓

南京翰林院孔目仁和錢養廉

南京鴻臚寺卿歸安錢士完

南京禮部司務仁和羅大冠

南京掌翰林院諭德餘姚孫如游訂正

後學 上元姚履旋泰閱

十九世裔孫方永祥重刊

行狀

先府君行狀

嗚呼惟我先府君之卒不肖孤既以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奉
柩與先妣林夫人合葬于深灣童施山之原復懼盛德未紀
無以明示來世疾首痛心以日以夜然斯事至大非託之立
言君子莫能傳而當今天下所師所宗言而傳世者惟夫子
為然况不肖無狀又獲出入門下玷弟子之籍是用不避誅

責啣哀叩誠頓顙上請伏惟憐察焉嗚呼先君諱克勤字去
矜姓方氏其先出於桐廬之英處士于宋初十五世祖二十
四府君始遷甯海侯城里世敦儒術為邑禮義家曾大父諱
重桂鄉貢進士有學行學者尊之曰介軒先生大父諱子野
父諱燭元鄞縣教諭皆以長者稱夫人葉氏宋丞相西澗公
從曾祖也先君生而端重殊常五歲能讀書自辯章句年十
餘暗記五經為文有奇語里中老生嘖嘖賞異呼為神童稍
長閱關閩遺書歎曰為學當如是矣遂刮去浮藻竭心推性
命之秘閉門講習不知饑渴寒暑年十八九克然成德為名
儒受業質疑者繼乎門先君口舉手畫橫分豎貫曲折明備
各稱其所欲初邑人自朱季以駢儷雕刻為學莫有談周公
仲尼之道者至先君始以易教授開陳其說士俗為之大變

至正甲申江浙當大比先君就之試時有司以諱忌去取士
先君言時務歷數往昔治亂之由以為如是則治否必敗見
者相顧出舌曰奇才奇才賈誼弗過也竟不敢第先君名先
君縱觀南宋故都為文貰酒醉岳武穆王墓歌黍離之詩慷
慨泣數行下望者以為異人會番禺董彝先生為慶元路儒
學正先君從之遊董先生素以通易自名先君與之辯質義
文大旨先生不覺自失由子信不可及愧其門人者久之先
君自是道益明志益堅知元之將亂彌自韜晦窮理致知以
盡其變至於陰陽消長之度禮樂名物之數井田封建之制
躔次疆理之說咸求折中授業者日益多會海東盜起江淞
行中書檄吳江同知金剛奴以白金募民為水兵先君曰此
關利害吾其不可言乃詣金剛奴曰民之為盜者或迫於饑

寒或祛於徭役今斯民因無賴以下缺

垣實無私用者強卒以此誣先君先君不與辨遂得罪謫江浦終歲將釋歸會印章事起吏又誣及九年十月二十四日遂卒于京師享年僅五十有一嗚呼痛哉初先君受濟甯之命以爲非常之恩不可不盡力到部爲書懸之通衢諭以朝廷養民之意孝悌忠信之道俾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吏不得叱呵之日引耆耄之士坐語問以得失郡學官闕先聖廟頽壞先君聘前進士爲師弟子未備者選充之役浮屠葺廟堂鑿廟前地爲泮池撤佛廬增廊廡度廟後地爲射圃造弓矢置旒鵠日視學率諸生習業始郡兵後人未知學先君以身爲師爲之立章句謹節文講內聖外主之道不踰時皆化儒服者班班間出郡邑之內學舍數百區在弟子籍者二

千人始有詔民闢蕪田者後三歲乃稅吏邀近功不俟至期徵之復以田定其繇民滋惰田不增闢先君知其故下令申前詔與民約俾以丁男定繇著冊書列民之丁產爲上中下等下等析之三則每有徵發自上定之吏無所措其奸歲時躬出郊勸督見長老勉以教子弟令子弟以力田欣欣焉如戴父母初至大歛民仰給宅郡先君竭誠撫輯不敢勞之歲暮轉戎衣于燕時有令役民舟者有誅旁郡俾民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相枕濟甯民請以舟就役僚佐畏令難更先君曰吾知從民便抵法非所辭卽以舟載具自于山東行中書省省義不問後他郡車輪者雨雪霑毀過半民賣車牛以償且弗能足破產者十八九而郡民以舟得無害指夫泣曰活民者方使君也郡倉糧絕省檄民七百里轉粟青州民

苦不便漕軍者自淮安輸濟南正道郡境先君以爲便就輸
郡倉而俾濟南轉青州粟道且便告于省省不從卽以聞戶
部戶部奏可省臣大愧郡城圯舊以兵築指揮挾貴人勢當
五六月役民萬餘築之民不得檣哀號卽工聲聞數里且暮
不休先君憂憤不食曰民病不救焉用我爲密聞中書衆以
爲且得罪不敢署名先君獨署之胡丞相以聞卽日詔罷先
時不雨先君袒跣遍禱羣祠涕泣臥祠下誓不雨不止至是
詔至民驩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罷我
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惠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
連三歲三禱皆有年五年夏鄰邑蝗先君憂之移書社神變
食省過夜焚香籲天俄聞空中裊裊聲燿之皆飛蝗是秋四
境外皆饑獨一郡完熟人以爲異先君於去民害如饑渴或

無已勞之事輒却酒肉不御凡訟者隨事裁決大者笞辱
小者論遣之不留狀牘尤慎於獄月錄曰省不俾淹滯或事
未具不決者時爲糜以食之夏秋之稅舊以斛卒持槩高下
出其手或累旬不收民至謂倉爲窞先君令民自持槩斛卒
斂手不敢出聲遇將穫斂預以書與民期民爭來輸稅羣集
時夜到倉下不敢就寢民信且悅不遣一吏而稅常先足於
他郡江西浙西二省有詔輸糧百餘萬於濟甯水陸三千里
先君視之如己民不使有絲毫怨抑常制每斛別增四升以
補腐耗先君憐其道遠可念言於朝綱之二省民感泣及朝
京師民之在京者數十輩擁拜馬前曰此我輸糧時老父也
舊徽州縣吏皆以隸卒往往求索無厭先君下信符置郵而
召莫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之或屬之吏則托

通志卷之二十一
四
日月稽違圖賄利先君自藏之緩急之期一自己出由是吏弊誕息復下其制於州縣斷吏卒毋瀆民有故皆以信符召集以故民得一力耕桑而襁負來者相屬四年戶僅三萬稅萬餘石八年稅以石計者增至十四萬四千七百戶增至六萬有奇二州十縣獄無滯因郡獄幾空民有積粟野無餓殍雞犬牛羊草野富庶充實儼如承平之世先君奉神事上盡禮社稷山川諸祀在境內修飾壇壝置祭器祭服漏斝之類躬親爲之周垣之外樹以名水將事之際一如儀則無或怠惰水驛始在西門之內卑陋汚濕居者弗康先君料材木俟農之隙更作於南城之陽庭堂室房宏敞幽巖百需之具舉無闕者冬寒河凍驛船不行則伐木爲炭穿土穴藏冰因其餘力以集事功計精慮密出人意表泗水經郡城南通

淮江北引河濟地勢高瀉故構石爲閘而時畜淺之魯橋聚林二閘歲壞石填河中舟道難之役閘丁緹壞石治磚灰雜土築成之故以葦困蓄糧火屢爲災先君教民爲陶作瓦屋百餘間嚴飭火令編民居爲曹互相救恤火患爲息先君在官未嘗一時閑雖無事終日冠帶坐堂上召諸吏授以詩書法律盛夏嚴寒不廢公牘堆几羣辨譁然片言折之大將軍魏國徐公曹國李公等率士馬百萬之燕駐郡頗久要官勢吏徵索糧芻爭欲先得相索授喧錯于前先君從容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會河水涸舟膠不能動大怒召先君曰卽具五千人浚河不者以軍法論時日且暮先君不忍煩民退而禱于天夜三鼓大雨黎明河水漲數尺舟竟去莫敢言者先君爲政以教化爲先

能以德勝佐貳始或倨慢先君愈誠待之卒愧服願爲弟子
武夫悍將或不爲禮久乃化戢信愛凡任吏取質訥少文者
必躬先之俾入于善不喜近名常稱曰務名者必樹威樹威
者必害人害人以利己吾不忍爲也府庭之前不陳杖械皮
鞭掛楹示不妄罰有過者告以道理使之自愧始而疑已而
服已而信爲不可及至以吏議南還民號呼填道如失親戚
隨而行百餘里者數百人郡之子弟員登成均者聞先君卒
奔走閭門外慟哭失聲嗚呼哀哉先君孝愛切至事教諭府
君卑聲婉色惟恐弗至及海寇亂劫村落焚廬舍府君躬負
太夫人入山中逃不暫顧妻子兩踵血流不恤及出官外遇
太夫人與已初度南向望拜竟日不樂稍遇奇味輒涕泣曰
太夫人不食吾何食爲懸棄之至敗臯乃已遇二弟師訓父

育終身未嘗變待朋友有恩好調急難居濟甯南寇過者必
以酒米饋之同郡者加厚焉同邑者又加厚焉告寒與衣告
饑與食不能行者就舟以送之同郡士爲萊蕪丞欲迎其母
而告無貲先君以一月俸金與之同僚以事奪無所衣食先
君歲買布帛以遺之日召之對食遇夜邀至家飲終三年如
一日所入俸祿月二十石盡以散朋友不少吝惜自奉甚薄
不服紈綺不帛襦袴一如布衣時或陋先君先君曰吾道當
爾日不再肉或日無事輒卻去曰祿不可徒食也每夜則拜
而陳其所爲事于天始至斛米可易白金三兩先君曰食之
餘盡留之官以紆軍食或請先君爲家計先君曰先國可也
敢射利乎所居室壞吏請葺不許曰毋以我故勞民出俸貲
買葺席障之令蔽風而已床榻左右雜置圖書入其室者若

無人然居官五年惟一子及一童時人謂先君不堪而先君
安之兗州守因童進一水瓜先君答童數十而召州吏還之
鄉人爲他郡縣令以一鱗鴈侑書先君卻去與絕交或以爲
太甚先君曰吾非市名性不喜分外耳至於薪芻之微皆易
以粟一芥不取於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去官貧
甚鸞所乘馬以行行李蕭然觀者歎息嗚呼哀哉先君面白
如玉鬚眉秀麗不妄笑語不旁觀視動容周旋必以禮法率
眞任實不事表襮與人交好不以久近冷熱一立談頃洞見
肺腑發言持論一本於正性命之道晚益精熟榮辱利害視
之若一臨終之際知非自致超然委命顏色不改嗚呼痛哉
先君之學明白純正以紹述考亭爲已實所志益深且遠逢
時得位亦欲推以

退隱部園傳其業于書以詔

後世皆未能究而天奪其年天耶天耶曷可信耶諸孤之痛
曷有極而罪曷可量耶先君所爲文辭多不留藁有汗漫集
若干卷藏于家林夫人諱姬婦道冠九族先十五年於元至
正癸卯九月十四日卒生子男二人孝聞孝孺女一人再娶
夫人王氏諱在生女一人未彌月而夫人卒庶母董氏育之
董氏生男一人曰孝友嗚呼先君之道蓋法時乎易取政乎
書主敬乎禮體和平樂雅言以詩制事以春秋其深高博大
者雖不可測而知然而家焉而有善俗之化官焉而致富庶
之治發之乎政事著之乎文辭比於古之賢人循吏未之或
加也然古之人有若此而傳者矣亦有不傳者矣其傳者必
其居高位者也必其有後人者也必其得立言者傳之也其
否者或位卑而人弗知或其後不足以彰之與無傳之者耳

今先君之位不顯以歿歿未數年而知者寡矣後之十年知者不尤寡乎又後之百年其復有知之者乎雖有不肖之孤存然年穉身賤言未信乎天下行未出乎四方孰從而傳之乎縱有所待安知其能必至乎此所以不得不悲且懼而汲汲圖之於夫子也夫子哀亡憫存而賜之銘不惟諸孤不敢忘先君亦且感德於地下不朽矣謹狀

常山教諭王府君行狀

府君諱良玉字懷璞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五季時節度使彥超由會稽徙婺之義烏所居鄉曰鳳林世號鳳林王氏其後有諱固者登皇祐五年進士第卒官恩陽令縣人在宋舉進士自恩陽始傳三世曰說贈宣奉大夫生二子曰永年喬年喬年生承奉郎濤承奉生江東轉運司幹辦某幹辦生誠

誠生衛道衛道生濟景定二年應薦爲國子免解進士府君之祖也考諱炎澤元石峽書院山長有學術學者稱之曰南稜先生黃文獻公師之後爲銘其墓妣傅氏府君性高介容貌偉然讀書善辨說尤深於春秋與浦陽吳公萊交移書論析疑義甚至縉紳之士皆伏之爭迎爲弟子師府君據中座談孝悌之道燦然可紀聽者駭然相顧舉邑之秀民賢大夫之子弟爭執經拜門下願託名弟子籍中揖拜進退森森如度視府君顏色俯仰不敢譁笑其後成材者相繼府君屢試有司不利至正辛酉江浙行中書當試士府君曰吾豈終窮者耶就之試占副榜前名儒學提舉司因用爲婺學訓導府君曰善可以及人足矣何必官爲日未出冠帶坐堂上召諸生兩序立授其程範而督勸之一發端反覆數百言人人競

通志彙編 卷之二十一
列府君前以聽他師所居戶外無一跡廉訪使者至郡羣儒
迎謁爲禮畢俯首曲躬趨出惟恐其發問不能答府君每留
坐與之言行事數千載治亂人善惡成敗政當否俗醇漓隨問
隨答使者未嘗不稱善拜送不敢以布衣待府君張君士宏
善士也以廉訪使按部見府君才歎曰吾分得舉士而王先
生老於布衣吾愧多矣卽上其名俄授常山儒學教諭府君
至常山視婺益加功常山人稱之時府君春秋高三子裕禕
補皆業儒而禕從黃文獻公學頡頏輩間尤有名待制浦
陽柳公貫名士金華胡公翰交爲府君賀府君亦私喜有子
怡怡忘其老之將至年七十五以甲辰歲五月五日卒于家
六月某日葬崇德鄉青巖里金村之原夫人陳氏諱貞處士
宋之女好學知義理通醫藥星曆之書其舅患臂痺夫人奉

湯藥躬沃洗久而不倦蒞家御子孫嚴而能教詩書皆口授
之晚好浮屠老子書時焚香習誦疾病不廢年七十猶治絲
枲不暫閑以今洪武壬子九月十一日卒得壽七十三丙辰
十二月某日穿府君之葬附焉孫男六人綬綸綱紀紹紳孫
女二人適傅完傅霖曾孫男十一人曰稠曰秩曰穆曰稷曰
程曰穰曰稔曰稔曰稔曰稚女五人禕入國朝以文學致官
翰林待制文顯天下而諸孫又皆能守父業府君之德於是
乎益可見矣孝孺辱與綬交讀待制公文辭思其所自出因
問諸綬而狀府君羣行俾藏焉以備其家乘之闕

象山王府君行狀

府君諱某字剛甫姓王氏四明象山人曾祖某祖芝翁父松
母徐氏府君少儻負氣節讀書略通大義以薦爲台州路

學錄至正中兵起海上奉省檄攝東門巡檢司事居六年盜不敢犯民安之郡奇其才事難決者輒屬以治府君明而能斷民趨其令爭鬪相訟者不之邑而之府君聞一言釋憾而去國朝洪武初昌國民作亂襲象山虜令丞王茫入于海府君與其友蔣公某謀曰狂豎虜上官據縣境其誅死固宜然事聞于上大兵必來邑民將盡齏粉吾曹可坐視而不救耶今能先格殺爲亂者以獻則邑人可無害矣府君遂募民爲兵掩擊之殺其魁二十餘人釋其衆諭之曰若曹良民第脅於賊爾能投兵復爲民則可保首領否則自取誅滅無悔衆皆叩頭散去曰君生我時大兵聞有亂者將盡殲邑人及府君以事聞邑人爭泣曰微君此邑數萬人皆爲鬼矣狀上京師賜白金若干兩府君家素多貲至府君貲益贏然不以此

自豪卑身好士人有過難不問利害以身援之弗責其報人以此義府君恒病鄉鄰弟子不學欲割田創學以教之里有假貸者不深取其息與人交和易質直意氣豁然衆稱之爲忠信人晚受誣逮京師十二年春正月三日卒年六十八聞者爲之歎泣先娶葉氏早卒生一子用鼎好學有文晚娶董氏許氏生一子甫一歲府君柩南歸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山之原俾某狀其事某之先祖與府君俱娶葉氏實聞府君事遂泣而書之以告立言君子謹狀

明故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瞿府君行狀

府君諱嗣興字華卿姓瞿氏其先居河南後徙通州之海門宋末有諱某者避兵南來至姑蘇之常熟家焉生二子青達俱有才力能服其鄉人元帥破江南有劉將軍者徇地至常

熟青與達帥里中強壯拜馬前迎之有狂犬突出軍前衆愕然持弓不敢發青直前一箭射殺之衆驩曰壯士壯士可官也青曰吾不如弟達遂求旗號俾詔諭未降者承制授達百夫長及宋亡遷蘇州巡鹽大使兼管內六縣捕盜轉怯憐口提領娶某氏府君其子也府君少時家有祿食日從其徒射獵飲酒爲樂不喜學書天資仁善和順未嘗有過年七十怯憐口以例革不置官提領君家食甚貧府君卽折弓矢脫去紈綺故態躬力穡事以養二親承顏候色惟恐弗至母嘗病癱時天熱癰潰臭不可聞人皆掩鼻趨過府君跪床下執蒲葵扇驅蚊蚋以手磨穢剔汗扶起臥不解帶者三月至愈乃止母又嘗患積氣危甚醫不能治或告以股肉可瘳乃置刀孟上而禱于神俟刀躍乃可割府君如其言自旦至晡時頓

顛于地顛破血流盈面刀弗動府君泣曰天忍不憫我耶我縱以身易母猶母之肉何暇惜乎知刀卒不可動起引刀割肉覆孟中裂帛漬血裹瘡戒左右弗泄羹之謬稱他肉以進時母不食已五日矣見羹喜爲之握箸食一杯幾盡食已而瘳母後嘗感疾思啖菱時菱未花市之不得解衣入菱澤中哀呼索之竟日手足皆腫俄得菱實三持歸遺母母原喪二親治書侍御史宋公奇公嘗原挾以自隨宋公渾重長者寡言自與不妄有所可否僚吏自事領之而已公年十二嘗侍側會吏以事給宋公宋公乃領之如平時吏退公怪問曰吏言事非是意實給公耳公不語而宜之可耶因悉舉其狀無所遺宋公大驚陽叱遣公曰童子何與乃公事召吏詰之如公言叩首服罪宋公因是愈內奇公勉以問學公亦慨然有

志於事爲讀書務推學教大旨警悟辨析釋類訓繁咸有條
理名動鄉邑遂以儒舉旣而廉訪司強欲吏公公欲明習法
意益學律法以儒術相參所折獄人稱其平辟宗正府掾吏
中書省掾爲工部主事轉大禧宗禮院都事拜監察御史轉
御史臺都事入中書爲左右司員外郎刑部右司皆爲郎中
出爲河間都轉運鹽使平江
運糧萬戶闕就
以命之復入厯吏刑工三部尙書叅議中書省事遂爲江浙
行省叅政由江浙移淮南由淮南入中書叅政事出蒞彰德
陞左丞移遼陽行省廷議闕燕兩
荒田以給
命公爲
司農大卿分司京東加授榮祿大夫大都路都總管尋以年
請老至正二十二年以集賢大學士之祿致仕會邊事興復
起爲中書左丞公以疾辭復以大學士議中書之政而天下

亂不可爲矣二十五年仍復以大司農致政歸於家時年七
十有一矣後十年以國朝洪武七年二月十四日薨于家年
八十有一薨後十日葬淇南之原公天質剛勁色嚴貌莊居
廷中有大論議譽譽不少阿屈聞者悚然脫丞相尤禮憚
之曰爲鐵虎張公宅曹事有所避必問張公以爲如何公亦
以天下事自任所至必盡其方爲刑部時民有與父異居而
富者父夜穿垣將入取貲其子以爲盜也矚其入撲殺之及
燭視尸則其父也吏議欲誅其子則子不以其爲父欲釋無
誅則有子殺父名久不能決公奮筆曰殺賊可恕不孝當誅
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爲盜不孝明矣卒殺之燕都市中有警
人挾術詐治貴人病使書其仇人名欲爲之祈禳而誣告貴
人以罪脅其賂以事覺衆以其篤疾將如常法收贖公曰彼

通志彙編 卷之二十一
之詐欺雖有目者不能爲宜以盜論使當直決之罪宦臣中
政院使康達理以罪籍家徙海南後得還而死其妻訴冤請
人家賞公謂閹豎蓄妻無夫婦道格不與其守正疾惡多類
此然常傳以平恕時海內旣多故驍民常仗劍跨馬橫閭里
劫財貨以給禦者越之議者欲同叛賊連罪且及其媼隣公
爭曰罪其家可也彼爲惡者家且不恤况媼鄰乎使媼鄰畏
法遁而從盜愈盛矣妖寇有敗而微服行乞民間者後就擒
吏蹤跡其宿食逆旅家皆欲論誅之公爲審覈得歸罪者數
百家皆鞭數十縱遣之去僚屬譁言奈何縱反者宜獲罪語
聞丞相丞相曰張公必有說也非汝所知召公問故具以情
對咸得免歸江浙運司嘗上言鹽引一比鹽鈔二十倍而法
偽造鈔者不以赦原僞鹽引者值赦輒免是利重者法輕利

輕者法重也下公議公以爲鈔乃有國者通行之寶引特鹽
司防姦之法用之廣狹固異法烏得同言者不可用事寢不
行其知法意皆如此故有重任必以屬公其分省彰德以兵
刑工戶四部自隨尙書以下皆自選舉十路一州地方數千
里賦民餉軍造兵器修戰具以禦盜賊備河患禁剽掠輯亂
恤饑以甯民雖陷亡相繼而人無不服其才而戴其仁及以
司農居京師民無流竄惠意仁言洽于遐邇置十二屯屯立
之吏以勸耕者貧無貲者給牛畀耕種貸以穀粟賑其匱乏
而不取其息其所舉措常得法外意忠義之誠見於顏面事
功雖不盈其志而論當世才能臣者必推公爲首而公亦老
矣逮元之亡卒以壽終公敦內行育弟之孤子如己子爲之
嫁娶使忘其孤遊宦內外四十年皆要位所得祿賜不私于

家雅有威重据鞍執轡不左右顧與人坐語竟日身不少側
美髯長身望之巍然度量有容人或犯之不與較曲直使久
自悔善談辨爲文辭有氣有法度有集若干卷藏于家娶陳
氏生子男二人用質用道用質字文敏介直有才仕國朝爲
某官公薨在元亡之後史臣不爲立傳太常不爲定諡而其
行能傳之于人者非知德之士不足以紀之而余非其人也
文敏方以才自奮昭揭先德蓋將有在謹次其所知者以俟
謹狀

孫伯融傳

孫炎字伯融金陵句容人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
持辨風生舉辭如雲人莫當其口能爲歌詩元至正中丁復
夏煜以詩名炎遊此兩人間日夜相切劘益好立機括下紙

可盡辭采爛然驚動一時雅好酒嘗與煜對飲務出奇相勝
每得一爽句拍案大呼投劍起舞譁聲撼四隣所與交皆天
下英俊亦以經濟自負氣豪才雄常輕視章句儒衆中常自
許曰孫炎男子豈死蒿下耶會江淮大亂今皇帝渡江來金
陵聞炎名召見與語累千數百言大意陳元運將終勸上延
攬賢士以成大業義明辭正上甚悅之辟爲江南行中書省
掾每間以事炎慷慨激切所謀多合上心上愈嘉重以爲可
用上親征浙東炎從行以勞擢同知池州府尋陞知華陽府
皆有聲已亥十一月擢行省都事是年十一月會師克處州
擇守者咸以處在山澤間盜賊憑結不解難其人上旣才炎
遂以炎爲處州總制錢穀兵馬之籍悉以委之不取中報且
以勅牒未署者付之聽其辟任炎匹馬入處州時處州外七

里皆賊窠穴獠酋黠蠻狼嗥虎踞不奉官府約束炎至坐廳
事召城中民列階下諭之曰元之不爲天祐人共知之今四
海裂爲七八然吾觀其志皆無以生民爲心者得天下者必
吾主上也至今爾民梗化未知朝廷意味者猶或握兵戲溝
中自招誅滅主上不忍加兵故命我面諭爾民將以安爾非
厲汝也爾民審思之帖帖遵化則有後福不然吾恐爾民將
盡爲戮民叩頭拜謝誓不敢二心轉告其鄉民以孫使君不
可翫狎炎亦下書屬縣徧諭之數月皆化爲良民炎復擇其
勇健者練爲兵將將教習之擇其爲衆所服者爲之長有寇
則率以禦無事罷歸爲農聞有小警發一符立至軍門無敢
或有奸之者強族素驕蹇皆畏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數
百里外亦皆縮氣喪膽民賴以安人人謂願得孫使君治吾

郡時秀民有能才者見方戰爭勝負未分皆伏居山谷中不
肯出炎患之鉤至一二人問有才者錄其姓名爲書遣使者
招致之而故中丞劉基章溢知府葉琛皆爲處士所推基最
有名亦豪俠負氣與炎類自以爲不當爲他人用使者再往
返不起以一寶劍送炎炎作詩以爲劍當獻之天子斬不順
命者我人臣不可私受封還之草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基
文辭甚美基不答遂連就見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之事如
傾峽滾滾不休略無枝復基乃深欽歎之曰基自以爲勝公
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哉炎遂致基于京師上方征伐無
一兵與炎壬寅二月賊將李某賀某叛襲炎炎被禽幽空屋
中列卒守之脅炎炎始給以生吾能爲若用賀李知非其本
情恐留自遺患以燭鴈斗酒噉炎曰以此與公訣炎拔劍割

通志彙編 卷之二十一
鴈舉卮酒曰嗟乎我乃爲鼠輩所陷爾死犬豕且不爾食賊持刀視炎飲酒自如賊叱其解衣炎罵曰此紫綺衣主上賜者吾當服以死勿解引枕而臥賊不忍伺其睡乃害之時某日也年四十事聞上嗟悼以某年月日葬于金陵南門外聚寶山甲辰贈徵事郎洪武元年前皇帝位念宣勞之臣閔炎死義追封丹陽縣男妻某氏爲賊所擒不屈死繼某氏子一人某女某炎事親孝與人交緩急可仗遇匱乏者解衣推食以給之所著有詩若干卷其弟子蔣敬編次傳于世方某曰余年十一二時先君守濟甯間言炎詩十餘篇皆豪宕可喜及觀却寶劍篇益奇其辭而炎死久矣炎負氣聽其言知其爲偉然大丈夫也故卒以節死孟子論學必曰善養氣養氣有以夫

觀樂生傳

觀樂生者越南邑甯海人也其先出堯四岳伯夷周武王時男子許祀太岳春秋列諸侯之會稱善國後失國以爲氏自漢至今不絕人生其太岳支裔也或曰堯時有由者義甚高堯欲讓以天下不從生蓋由後云或曰由言行不見于經蓋非也生名繼字士脩少好學而家貧精確篤志不以貧故自沮遇事有拂激於意輒閉門取書誦之聲抑揚若合音節可聽至其家者見生爲人忘其爲貧生亦有以自樂不自知其貧也生能文辭而好遊山澤間物偶會心遐觀熟視戀戀不忍離去已卽爲文辭以自見嘗曰吾於天得可樂者五天朗潔時纖滓不敢留與我心類可樂也日之初升月之方霽時吾樂之霞之舒斂雲之變化吾取以爲文樂之吾於地樂海

之深溥浩漫淵之澄瑩樂山之秀拔而遠者是皆可輔吾志
發吾氣吾文得以汪洋不竭峻而不險肆而不汚者此也又
曰吾於古人之言樂之不厭吾所以忘吾後古之世不知處
乎荒僻曠絕之境而常若有得者非以其書存耶斯其爲樂
最深間以其意爲詩九章言所樂者而自謂觀九者而樂莫
如我也因別爲號曰觀樂生人疑觀樂生是九物者人咸見
之而生奚獨取以爲己樂觀樂生曰吾非樂九物也能使九
物爲吾樂耳吾樂於天地間無所不取而豈特九物哉天之
與我者亦大矣豈特與我衆人皆受之第衆人不知而吾知
衆人不樂而我樂耳當吾之樂乎此也天不能與敵大地不
能與敵厚力可以頓挫萬物者莫予加損也之理也積氣得
之以爲物始積澤得之以爲物母燭乎兩間者得之以爲晝

夜禪明不息禹得之以疏泮水稷得之以粒黎庶周公孔子
得之以爲百世師顏氏子得之以飲水飯粟而忘其貧而吾
亦竊窺之以原

曰王事君命也死生天命也祇君命以俟天命何以陸爲魯自全者多以矣舟獲
進德拜監察御史旬日以例免歸再起爲刑部司獄坐微法論作赦歸暴疾育以
洪武十五年五月初八日卒于家年三十有一進德容貌端
偉有威重慎交與不挫屈于人而善事父兄得孝敬意其所
從爲學從兄蘊德方進德卒時爲紀善於燕王府還書與弟
琦相吊極痛惜之琦有文章謹操行有名然常語人謂不若
進德葉伯巨居升郭濬士淵皆奇士伯巨以上書論分封事
死濬亦言事後以它事死二人皆負豪氣不服人至稱進德
則自謂弗如也贊曰金華胡翰先生高介人也嘗與余論獨

行士自言於衛得一人曰汪瑋余昔至京師見瑋故嘗仕斥不用敝衣繩履間纍然卒以窮死然其論議犖犖不少貶而進德亦喜瑋爲人古所稱方以類聚者進德與瑋之謂耶跡進德操持可謂篤義君子矣而所遭乃如此子罕言命其以是夫

詹鼎傳

詹鼎字國器台甯海人也其家素賤父鬻餅市中而舍縣之大家應繇于官者大家惟吳氏最豪貴舍其家生鼎鼎生六年不與市中兒嬉敖獨喜遊學館聽人讀書歸輒能言諸生所誦吳氏愛之謂其父令兒讀書鼎鼎欣然其父獨不肯罵曰吾故市人家生子而能業吾業不廢足矣奈何從儒生遊也然鼎鼎每自課習夜坐餅竈下誦不休其父見其志不可奪

遣之讀書踰年盡通其師所能師辭之時吳氏家延師儒鼎鼎就學吳氏亦子育之使學未數年吳氏子無能與鼎鼎談者其師去鼎鼎遂爲吳氏諸子師還邑中諸儒皆與爲禮稱詹先生不敢慢鼎鼎聞同邑有王愚可先生者學甚博從而師之學春秋通其說去就有司試不得代趙生試趙生乃得上第以仕於是鼎鼎謂趙生曰我學經亦勞矣而子乃以我而仕此豈非天耶然不可無以謝我攜趙生白金五十兩而去元末方國珍起海上不能制以重位授之國珍開府慶元求士爲己用是時知向背者以爲國盜也不可輔皆匿不出國珍聞鼎鼎有才以計獲之鼎鼎爲所獲無奈因爲之盡力爲其府都事有廉名國珍弟平章事有人犯法屬鼎鼎治鼎鼎論如法平章之妻受賕請于鼎鼎持不可曰今方氏欲舉大謀當用天下賢士一心

守法曷使婦人得預事乎不許妻怒譖之繫鼎獄半載乃釋復起爲上虞制上虞與僞吳王張士誠地相錯軍吏貴臣甚衆以鼎儒生不習邊事稍違約鼎會衆于庭引一驛承責以不奉公斬之在庭者皆股栗膝行請罪膝屈久不能起乃罷後雖元帥萬夫長有所陳說皆長跪以言不敢舉目視其面鼎臨事有才簡牘滿前須臾而決暇復與故人賓客出遊四方遊士爭及其門有馬給事者嘗與鼎以事過甯海令以下皆迎謁旦暮候其市中人相指歎曰學之能貴人乃至於此乎至正末我兵臨慶元城下國珍懼乘樓船遁于海上怒欲舉兵誅之莫爲計鼎爲草表謝辭甚恭而辯上讀表曰孰謂方氏無人哉是可以活其命矣乃赦不問更以國珍爲右丞鼎亦召至京師鼎爲書萬餘言詣闕下須駕出上之上爲之

立馬受讀付丞相官鼎楊憲爲左丞惡言事者奉例徙居梁又徙陝去數年憲敗凡爲憲用者皆受誅鼎賴此以免在陝七年大臣薦鼎名于朝鼎至京師中書以謫徙人不宜用將還之於陝鼎恐還爲人所輕咲以贊屬掾史願留掾爲之言於丞相曰詹鼎有奇才以例棄不用可惜丞相不信其人在可召視之非誣也丞相果召見鼎問之鼎髯甚美又能爲梁趙間言步趨進退閑雅有威儀丞相甚喜之稱於衆曰詹鼎尚書才也時河南行省缺郎中吏部請命鼎爲之丞相曰吾同事以鼎才不可使外也待半歲除留守都衛經歷改刑部郎中刑部佐寮未完有司請除吏丞相曰刑部有詹鼎在勝百輩其見稱如此鼎在刑部一以寬仁行法威聲不起而人皆樂其不苛刻罪人當分覆者爭曰願得詹公覆我我死不

臧會大都督府受賂除軍吏事發誣鼎有贓御史覆鼎鼎言
在留守時所養孤甥來省恐有之鼎誠不知御史曰法貴殺
有名卒誅鼎與百餘人皆死鼎坐罪薄有才人情之鼎爲文
章氣餒逼古人守身廉重行義好學不廢自陝入京師時聞
人有好書價金一斤鼎無金惟所乘驢棄以買書其爲人奇
偉如此及死其所養孤甥爲之服喪三年

葉伯巨鄭士利傳

葉伯巨字居升甯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
鄉黨選爲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昏喪必禮相之爲
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
無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
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

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
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此三者積於吾
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卽爲書言三事曰
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
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
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芴亂之後
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
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
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
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
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
臣所謂爲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何敢

疎聞吾家骨肉我見之且心憤况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
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
刑曹問狀庾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
甯海人嘗爲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爲河南懷慶府同知
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士利因告于師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
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
名者皆逮繫御史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
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罔行省言臣二十餘輩守
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遠方丞
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歎曰上不
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甯有不悟懷欲言之
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旣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

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
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土
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爲誠欲
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爲
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
縱得之亦不足用况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
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
違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旣成而後用
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
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
後罪犯法者以其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于今
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

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自耳我以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爲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旣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辭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張孟兼傳

張孟兼者名丁金華之浦江人也孟兼爲人侃侃自許涉獵書史頗有俊才爲鄉里所稱會天子詔徵才能士郡縣以孟兼名上擢國子學祿禮部主事遷太常司孟兼固負自能爲文常奴視同輩而是時誠意伯劉基以文章有重名與翰林學士宋先生俱爲天下所尊信基氣豪不肯妄下人而獨喜稱孟兼嘗爲上言今天下文章士第一爲翰林學士宋濂臣基次之不敢辭又其次則有張生孟兼其餘臣不知也孟兼爲基所稱愈自高然他人弗服也或稍慢之孟兼輒怒嘗以文示其鄉人視之無言寘袖中曰俟夜熟復之今弗悉也孟兼陽爲好言曰須刪脩之可也退則大怒其鄉人發其所短揚言於衆罵之且詆其文曰彼猶蠻夷山谷中縱爲人衣前

懸而後曳左侈而石斂視國工所製何敢望哉其鄉人自如
不與較旣而孟兼以謫輸作鄉人不及言及以赦出復官乃
賀孟兼怒罵若見人失官則棄背不一視及復官乃更謬爲
卑讓賀我若真細人吾何以禮爲倨坐不起迎送其傲睨好
面訐人皆如此人以是不附之每爲宋先生言先生曷不於
上前薦我先生亦才孟兼欲薦之未有逕會上欲用越僧證
問先生嘗見證文否誰所有且索之以觀時證爲書與孟兼
論性命先生因言太常丞張孟兼所有之詔先生召孟兼以
證文至上覽畢顧孟兼謂先生曰張丞卿門人也先生對曰
非臣門人乃臣里中子耳且爲文有才甚誠意伯劉基稱之
上熟視孟兼曰生骨相薄仕宦徐徐進乃可耳毋驟也未幾
除孟兼爲山西按察司僉事孟兼廉勁疾惡抵司糾擿奸猾

無所貸株連徒黨相援引每一事株流數十吏民見張僉事
出行部皆凜然墮膽如畏鬼神聲聞朝廷陞副使移山東而
山東布政使吳印乃鍾山主僧上親逸拜官妻用金帛寵
之甚厚印以見知人主自尊重禮節少簡孟兼自負其能無
敵且印新用又僧也易之印候孟兼由中門入孟兼以爲印
雖位大然我風憲司不當由我中門召守卒答之月朔望入
學謁孔子畢令諸生執經講說孟兼故以語侵譏印印不平
時初刊大明寶鈔印不令使兵民更自至庫買錢民以
而孟兼謂此詔印擅行之是違制也騎馬入布政司謫筆僚
吏問罪且言將上封事言于朝其僚吏皆大懼勸印即上封
事言孟兼見陵侮然孟兼封事終不土也上覽印言以爲孟
兼凌我任用臣不遜治答之孟兼既辱愈憤即捕爲書封事

者欲論以罪印復上書言狀請去位避孟兼之橫否者且爲所擠上大怒曰彼乃敢與我抗耶吾今乃與爾抗遂械孟兼至闕下廷詰之命衛士捽髮摘擊垂死特論棄市詔印曰吾除爾害矣善爲之初孟兼遷副使山東自陳父老大夫爲之請假上許之孟兼歸至家縣令丞皆門謁奉酒牲爲禮孟兼坐受其拜不答麾酒卻之鄉人皆勸其少遜讓和以下人孟兼不聽及于敗或憐之或快之以爲宜然孟兼中實無儉賊之心祇以尙氣好高人以故爲人所陷才能者人所欲得也苟無謙遜以奉之而挾以驕人其爲身害奚怪哉孟兼之才使能克己下人雖不幸未必死而欲尊大其勢而眇略宅人謬矣法雖過嚴其底于此酷厥有自哉

芒苾公傳

芒苾公者世莫知其爲何許人或謂居廣信之龍虎山家世學老子之道天下爲老氏者咸推以爲宗其先在戰國時嘗相韓韓世家其能以計策教漢取天下者其祖也東漢亂韓相之末孫避去巴蜀者以禍福鬼神語動其民民依之居者賴以脫于難後復來江南道益尊人稱之爲天師異時人主因而封爵之以天師爲稱號禮下之甚至芒苾公其裔也芒苾公姿顏如玉雪目瞳子爍爍有異光少襲祖父爵傳其業其所授徒遍海內所得有精粗其粗者猶能役雷電興雲雨探造化取徵驗如合券自天子以下皆神芒苾公之道歲時使者存問召至闕下道途所繇閭井市巷民聞芒苾公且來迎候拜伏車馬前以萬計車不得行芒苾公命其徒以符投井中令人就取去飲井立涸飲其水者病亦必愈於是聞芒

通元齋集 卷之二十一
芟公事者相增加歡語以爲天人而芒芟公弗自是也曰吾
祖取老子以無爲爲教其道甚高後世學者多異蓋神其道
而後教行缺去老子滋遠矣乃謝其徒廬于龍虎山之芝渠
峰黜嗜欲薄於自奉以虛靜爲極以無言爲教初多藝能好
問學學靡所不習後盡棄去以爲害道舉不以累其中志趣
超然自得也學道之時缺指太虛示之無爲之言亦推老子
大旨其言不滯于初不淪于缺故其號之曰芒芟公錄其所
言云贊曰老子後得其道者爲列禦寇莊周世多有其書而
列子言僞也莊周稱曰其緒餘以治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
觀曹叅缺好莊周言又多奇能使盡用之術豈不缺也欲其
自得者深矣

菜根居士傳

菜根居士括蒼人裔出延陵季子其字曰宗禹少簡伉志氣
高不與世俛仰能爲詩歌名出一時嘗遊江淮間釣濠水上
登莊周缺太極長嘯若不以禍福得失經意者人莫知其爲
誰見其家有菜又有處士服因號之曰菜根居士居士聞之
曰甚善遂以自名所居種菜數百畦植灌甚時且不留草萊
亂之故其蔬常盛於恒圃性豁朗不設機弄人有過面折之
善輒稱服又能料事當否於未然及成不失毫髮以故人爭
推其才識與交者貴忘其位長忘其齒賢忘其所德皆傾心
爲之盡而居士斥落芒角益以謙和自持客至擷蔬啐酒旣
飲醉輒引客行蔬圃中人怪其蔬長問其術居士曰吾不失
其性而已人愈奇之意其可居官累官于時每使其言不能
容接人缺不爲人欺是以人愛其寬而伏其明去爲人

所思居士雖仕亦必隱者狀人不稱其官而稱其所居居士
喜曰吾所隱誠非名所識也

侯城生曰

吾嘗與菜根居士游怪其時卻肉食居士曰子知味之爲味
而不知味之味也子以菜味肉則肉非菜也以肉味菜則菜
亦肉也賤其所貴則貴者賤矣貴其所賤則賤者貴矣菜哉
菜哉其可味也哉故又別自號味齋云其言類知道者余爲
論著之

友鹿翁傳

友鹿翁者居甯海東北蒼山之下莫知其字名或云

其先祖父嘗侍從大官於宋自宋亡元中息而不爲善者
尤感也堯舜之無子孔子顏回之厄夫盜跖之壽且樂皆適
然耳美何與乎人顧嘵嘵辨之以爲有定未定而必冀其報

或又戚戚然懼其不足恃豈不皆大可笑乎吾少時亦嘗思
聖賢憂世之說矣慨然悔悟以爲聖賢者有安斯民之才其
職不得不憂若我於己且不足何暇他人之憂乎且憂無益
也缺意不復憂者以笑之適吾性非好笑也可笑者陳吾前
不得不笑爾然世人之笑樂也不笑憂也吾之笑非樂不笑
非憂而笑在乎憂樂之間知憂之無益故於笑乎發之使我
以笑爲憂則我死於憂久矣又曰富貴貧賤所以榮辱恒人
而非我所榮辱也故吾未嘗以慕惡爲心而惟笑以處之毀
譽喜怒出於人不可以爲輕重故吾聞譽且喜者大笑以應
之聞毀且怒者亦大笑以應之我無善而彼譽且喜焉可笑
也我無不善而彼怒且毀焉豈不可笑耶又曰天地之勝人
也久矣人有可以敵之者非身之謂也或者不思而惟其身

之欲是榮欲忽焉而俱滅彼嶷嶷者皆不覺也茲其甚可笑也嗚呼吾安得不笑耶其言如此而每遇儕輩則以告之其儕亦大笑不省也聞之京師與余握手金陵門外辯上下古今數千載事大笑不自勝謂余曰子且奇士解吾意余亦貌首而笑因呼之曰大笑生生又大喜曰願爲號云生王氏名某字某說者曰昔者楊朱阮籍皆好哭彼非好哭也心有所憤無以自舒因以寓其意然君子嘗病焉以爲士不值則樂道爾奚爲戚戚哉今大笑生獨好笑豈所謂樂道者非歟孔子論天人之際備矣而亦有所激而然歎否歎雖然其過於怵迫利害而不知止者違矣

溪漁子傳

溪漁子金陵江甯人少脫略不拘與羣兒嬉遊輒處其上而

什伍部署之令之曰之左則趨之左曰之右則折而右無敵過視者溪漁之父素長者常禁切之納之學使讀書時時棄去不肯帖帖諸生間而所業未久卽過諸生數倍諸生大畏之其師亦奇之謝曰子非吾曹人也溪漁子亦自雄其才志嘗往來江淮之南結交大俠異人論古人功業遇當其意徘徊歎息仰天拊髀若有意於從之遊也與天台林右張較最善右亦豪士善擊劔知兵而長於爲文較陽狂飲酒自放於歌詩二人皆自負高一世嬰豎視同列溪漁子在淮上嘗釣海濱望見二人踞坐大笑二人者知其非庸人也卽與之語大驚異其所爲引歸逆旅主人出酒相飲攝衣跣行起舞爲樂靡聲撼數十百家辨難上下古今事折衷損益根據理道識者知其非狂生或不識其爲人其闢指笑之以爲真狂或

又疑其爲神仙人云溪漁子舉若不聞遇適其志鮮衣美
行衆人中見者爭觀之否則被汚垢短衣逐躡市人後市人
吁之弗辭也後溪漁子盡悔故所爲買書千餘卷伏而讀之
爲文章奇偉伉健然恥以自名常曰漢無儒者惟賈生諸葛
孔明耳唐人陸贄粗有識然不足庶幾王道所貴乎學將以
輔天地所不及不然多讀書何爲識溪漁子者聞其論高愈
疑之終莫能測其爲何如士也或曰金陵有隱者王顯微仲
好奇溪漁子卽其人云或曰非也方子曰古者豪傑士其
身未遇志未信于時甯晦于屠釣以自全不忍以細利挫其
心彼誠有以真知輕重之分也溪漁子坐都邑中而遠利詭
隱使人莫測其淺深此其志不苟且也明矣要之一世奇士
哉

魏節婦傳

魏節婦趙氏者名第台之甯海人也父國真故邑大家延儒
傅之能爲春秋學者教其子仲武與江浦魏氏子順之同受
春秋穎晤精勤嘗與仲武較藝大爲國真所激賞順之祖悌
元時以貲雄於鄉爲里主常儲錢百錠爲官用缺復補足其
數一錢不取諸民民德之呼爲魏百錠父恩能賙人之急寒
者與衣饑者與食死而不能葬者與棺槨國真聞之歎曰求
福無如積善脩身無如好學吾無間然矣遂以女歸順之生
二女而順之卒婦年僅二十四卽以猶子校爲嗣誓不它適
其兄仲武憐之潛受同邑婁氏聘議欲強迎之歸奪其志節
婦聞之謂曰將嫁而女弟乎吾生爲魏氏婦死爲魏氏鬼爾
吾弗歸也堅不爲動其兄不能奪校甫七歲晨昏教養至子

成立爲娶同邑應氏生男女各二人而校亦蚤世應氏時年二十九上奉孀姑下撫諸子兢業惕勵無毫髮增損於前人男娶女嫁各適其宜人皆以爲善繼志趙氏今年九十三尙康強無恙應氏逮將五十子孫森然孝養不忘人人以爲節義所報校字師學應氏字小其子曰海曰江

童賢母傳

童賢母姓羅氏甯海童處士釋卿妻也羅爲縣舊族賢母少喪親姿端厚有識度年十三歸童氏時處士之祖母高年而父母皆老賢母事之孝敬雍順治產業習女工甚得婦道舅姑喜家政一任之祖母晚病手足痺不能舉洩惡或時汚牀席賢母躬抱持洗滌飲食必執匙筯以進久而不懈祖母心德其所爲每私祝曰吾苦新婦無以報願汝有子有婦咸若

汝之孝敬賢母有知能遇女妹及族人親戚皆有恩祖姑及舅姑卒相夫奉喪葬於內外細粗指畫經綜皆有方略條理旣而家浸盛生四丈夫子子長各有才智好學問訓以禮義忠厚尤有母道及處士蚤世諸子長娶婦生孫一聽賢母之教遂相與合食不分財異爨作先祠置祭器以奉祖考家庭之間出內有法長幼有倫遇人有惠待賓客有禮於是賢母遠邇皆稱焉初元季無政大家以賞結長吏田之租稅俾小民佃者代輸里正因而漁利每畝徵米四升小民以爲病會賢母家爲里正催民租稅命減其半不足甯出已粟以輸鄉閭貧弱賴以不困洪武初甯海及隣縣饑里中富人以麥貸貧乏者每麥斗責穀二斗三升時賢母家有麥數廩召諸子謂曰饑者衆而吾家幸有餘安忍棄時取借種之息若等無

數危人宜減息一斗以爲鄉率於是長子遵母意與諸弟行
之文曰于縣請禁多取息以病民者數百里內貸麥者利其
息少競奔走焉咸歎息以爲童母恩已母好施子孤弱不能
自存者給以錢粟不責其償爲之娶婦使成家業如是者二
十餘人人或苦饑推食以予之遇人有急度其事可解屬諸
子爲解之後或背負絕不與較至不義人戒莫近事於不可
者戒弗爲其拙料世事明遠甚雖丈夫有弗逮也家人指諭
于婢僕指稱之人人察其饑飽苦樂與其才性所宜無有怨
者今年幾八十子婦及諸孫婦男女數十人曾孫七八人奉
養祇順不敢違果若祖姑所祝名人士往來者皆致拜而去
稱賢母云贊曰天道報施豈不昭哉世俗智識淺蔽所斷少
不警輒疑無禍福何其謬也吾觀世人家之興廢多由於婦

德孝慈惠和者必生賢子暴逆狠悖者必無後福非特天意
也氣之所感召各以其類應固有以致之矣考之童母之事
祖姑雖古所稱孝婦何以過其愛人恤物有足多者殆非特
婦人所難也卒受善祥果致才子以昌大其宗孰謂積德而
不可恃乎

二賢婦傳

浦江嚴氏婦者鄭氏女鼎也鄭氏之先以符義著聞州郡累
數世不異居至宋青田尉德璋生鼎而愛之擇所居得嚴某
歸其家鄉隣以爲鄭氏之女必賢可知也嘗矚視其所爲見
其事舅姑順悅而有禮處庭闈無諱言疾步乃私語曰吾知
其異常人也今乃果然歸未久嚴氏質稍衰饋粥或不給禮
舅姑不以貧薄其父母富隣鼎獨貧將召而勞之鼎雅自脩

飭無異平時未嘗以貧故告其父母父母欲與之財則辭曰
吾鄭氏固有成法何以女貧故多與之財乎終不受其父卒
母遺之經帛曰斯若翁喪帛也今不成服矣以遺汝泣曰古
有父死而不忍視其書以手澤存也喪帛之存其比之書也
大矣烏忍而愛之母慚其言不敢復出口時其歸卷而納諸
衾笥既歸知母之藏也奉而韜于篋踰年而省母則出諸篋
還之其不妄取如此嚴氏族皆賢之母女之甥爲諸暨金生
有賢行既而妻子鼎之曾孫源其事舅姑如其外玉母之在
嚴氏姑嘗感寒疾不能興起晨昏侍床下煮糜煉藥踞坐其
側扶其首而飲食之或不進則憂戚與人言姑之疾輒嗚咽
悲嘆及至姑所願爲喜悅之色以溫之姑疾甚久而卒養
不怠姑垂死以手指天曰吾苦母婦無以謝願得孝婦事之

足矣喪其姑極悲哀無已聞者爲之泣下夫中歲慕黃老家
言入山獨居間一至其家卽去奉之愈恭如大賓家嘗遇盜
賊夫處山中金攜其資避匿他所及賊至逼甚知不可保委
贖而去獨袖其先世墓文一卷及歸資盡獨出墓文歸其夫
其夫驚喜曰貲失千萬不足惜此文乃吾日夜屬心者若能
存之眞吾婦也後生子材娶采公女爲婦果孝類之卒
如其志云

方子曰教之於人也要矣吾聞鄭氏之先祖曰綺者初家貧
其鄉人遺之金數斤卻去不取嚴氏婦綺之來孫也其不妄
取固亦宜也若金氏少嘗受教於嚴氏婦矣觀其兢兢然奉
舅姑久而無怨是雖孝子所難終有孝婦如其姑之所願豈
可謂無天道哉

